



大海铺路

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 海 铺 路

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

插图 张培础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24,000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0171·462 定价: 0.91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七十年代我国造船工业翻身仗的长篇小说。

小说通过跨龙船厂造船工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建造“祖国”号万吨远洋巨轮和万匹机的战斗过程，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批判了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揭示了工业战线上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作品刻划了工人出身的万吨轮总指挥彭锁生、党委书记贺新等英雄形象，展现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新一代工人干部，正在茁壮成长。同时，也从各个角度反映了造船战线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技术人员崭新的思想面貌。

这部小说是工人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三结合”创作的产物。

目 次

引子	誓愿	1
第一章	期待	21
第二章	这马难骑	35
第三章	只争朝夕	50
第四章	煽风点火	67
第五章	形势逼人	82
第六章	阴河风波	97
第七章	夜闻汽笛	114
第八章	书记上任	127
第九章	“因势利导”	149
第十章	宽广胸怀	166
第十一章	闯关	178
第十二章	指挥部里	192
第十三章	技术审查会	207
第十四章	带头号子	225
第十五章	一幅标语	239
第十六章	责无旁贷	247

第十七章	“智多星”回国·····	263
第十八章	丁洪才这个人·····	281
第十九章	不速之客·····	299
第二十章	珍贵的照片·····	316
第二十一章	船台春色·····	335
第二十二章	雪地红光·····	353
第二十三章	风云突变·····	369
第二十四章	雪上加霜·····	385
第二十五章	战恶风·····	400
第二十六章	诗言志·····	414
第二十七章	在一条战壕里·····	430
第二十八章	鞭炮祝捷·····	444
第二十九章	观潮·····	461
第三十章	水上翻身·····	477
尾声	·····	494

誓 愿

(引 子)

跨龙江象一条望不见头尾的巨龙，从容地穿过城市的南北，然后猛地一转身，向东奔腾而去，直归大海。这跨龙江啊，日夜喧闹欢唱，江面上桅樯如林，汽笛声声，千船万舟，南来北往。它给城市送来全国各地的矿藏、燃料和粮食；又给祖国广大城乡送去丰富多彩的工业产品。它联结着祖国大地的三江五湖，也联结着全世界的大洋大海。它的两岸，层楼高耸，烟囱如林。到处红旗招展，绿树成荫。一到夜晚，天上的星星更和城市的灯光缀成一片。满城的红光，满天的彩霞，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多么地壮丽。听啊！跨龙江水，白浪滔滔，它唱着一支永远唱不完的赞歌，滚滚向前……

但是，跨龙江水决不是从来就这么欢乐的，在它的记忆中，遭受过悲痛的屈辱，严峻的挫折，无数的险阻和艰难。啊！它经历了多少艰苦激烈的战斗，才迎来了胜利，迎来了七十年代的春天！……

跨龙船厂里发生的故事，便是见多识广的跨龙江水吟唱的长歌中的一个片断！

跨龙船厂座落在这座工业大城市的南面，它傍着跨龙江的东岸，与闹市市区隔江相望。这是一个中型的船舶修造厂。厂房是一排排高高低低，杂乱不齐的建筑，其中有三十年代的破旧的铁皮屋顶，也有六十年代的钢骨水泥的新式车间。一个古老的船坞旁边，矗立着一台新式的高架吊车。这船坞原来是属于一个帝国主义经营的所谓造船厂的。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把它收归国有了，并陆陆续续进行了一些扩建，增添了一些设备。这些厂房给人一个印象：这个厂的发展，是经过了一段长长的曲折的道路的。从船坞再伸延到南面跨龙江的支流——白龙河边上，又是一些陈旧的厂房和一座“烂泥船排”。上面架着几根木方，可以建造一千吨左右的“小鸭子”。这便是这个厂的船体车间。如果说，在这个厂的其它地方，还可以见到一些新建筑的话，那么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原封不动的烂摊子。

据老工人的回忆，这个船体车间的地址，原来是一个织布厂。大概在三十年代初期，布厂的厂房突然在一个晚上倒塌了。厂房为什么倒塌？当时有一个荒唐的传说：这里的地基位于跨龙江与白龙河交界的三角洲。跨龙江里住着一个乌龟精，它的老窝就在这三角洲的底下。白龙河里呢，也居住着一条白龙精。这白龙河与跨龙江交界的咽喉地带，是它们双方争夺的要地。这天，白龙精和乌龟精为了争地盘而在水底下开了仗，双方都施展出了平生的本领，直斗得浊浪滔天，地动山摇，于是把布厂的房子给震坍了。

这个传说固然是荒诞不经，但有人对这个故事作了解释。

他们说，乌龟精和白龙精的传说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儿地基确实不牢靠，因为白龙河和跨龙江的水流湍急，把地层掏空了，所以发生了厂房倒塌的事故。从此以后，这个解释便成了定论，并且流传了下来。人们也都一直以为这里的地基是极不牢靠的，不宜建造厂房。所以，对布厂的废墟也无人问津。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有一个在船厂当包老板发财的资本家，忽然发现了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用来做一个拆船场。他便把这个“不祥之地”买了下来，用竹篱笆围了地界，又花了很少的本钱，在江边堆了个烂泥船排，居然挂起了“船厂”的招牌。他们专门买进一些报废的烂船，用卷扬机拖上船排，拆卖废铁，偶尔也修只把小船。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可怜的“造船工业”。直到解放前夕，这个船厂虽然连一只小驳子也没有建造过，而拆毁的旧船倒颇为不少。尽管这样，那个老板照样靠着这个船厂造起了洋房，坐起了汽车。

解放以后，这个烂摊子并进了跨龙船厂，变成了厂的一个车间。跨龙船厂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有了很大发展，全厂的工人从一、二百人逐渐增加到四、五千。修船的吨位越来越大，许多外国的万吨轮船也都进跨龙船厂的船坞来修。船体车间也在那个烂泥船排上造出了不少的拖轮和渔轮。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工人老师傅破除迷信，发扬了敢想敢做的精神，造出了一艘两千吨的客货轮。但是，由于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船体车间烂摊子的面貌一直没有多少改变。烂泥船排，始终还是一个烂泥船排。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跨龙船厂的老师傅们，找到了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源，他们痛心地说，这个

烂泥船排，不仅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造船工业的一个缩影，而且也是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罪恶累累的见证。老师傅们一讲起这个船排，就一定会告诉你一个关于小客轮“晨光”号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春末，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天堑，横扫千里。隆隆的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了。跨龙船厂的工人，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悄悄组织了护厂队，防止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的破坏。轮机车间的护厂队负责人是全厂最有威望的老工人彭兴来。这彭兴来年纪约四十岁，生得身胚壮实，外貌威武。高膛额，方下巴，一双手象芭蕉扇似的又大又粗。别看他右手指叫机器咬断了两节，厂里最难做的生活可都是靠那八个手指做的。他不但手艺高超，而且见多识广，胆大心细。所以护厂队一成立，大家都推他当了头头。象彭兴来这个吃够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苦头的老工人，现在临到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历史时刻，他的心不用说有多热了。他带着护厂队，巡逻守夜，监视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动静，一面派人四出联络，打听解放军进展的消息。

这天晚上，炮声整整响了一夜，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眼看着仗越打越近了。第二天一清早，彭兴来找了几个骨干商量瓦解敌军的工作。突然，一个护厂队员奔来报告，说跨龙江上驶来一艘由小拖轮拖着满载着“黄狗”的小客轮，正在向本厂码头靠拢。彭兴来闻讯，立刻带了人向码头上奔去。他认出那是一艘千把吨的长江客轮，只见甲板上站满了敌军。嗨，这帮强盗居然在跨龙江里抢劫民船，想溜了！但他们又开到船厂来干啥？彭兴来正警惕地思考着，那船已经靠上了码头。

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在—批吆五喝六的喽罗簇拥下走下跳板，迎着彭兴来走过来。

“喂！你们厂长呢？我们要修船啊！”

哦，原来是这样，你们自动送上门来了，太好啦！彭兴来这么想着，随口回答：

“厂长？他打从炮声—响，就不知溜到哪儿去了。”

“老的厂长溜了，新的厂长还不曾派来哩。”工人中一个年纪大约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含蓄地这么补了一句，引得大伙纵声大笑。

这机灵的小伙子便是彭兴来的儿子彭锁生。他是一个冷作工，个儿不高，但长相比他爹还壮实有力。胸前两块肌肉高高突起，两臂象有千斤力气。被江风吹得黑黝黝的脸膛上泛出青春的红光，—双乌亮的大眼睛里，蕴藏着—种聪明机智的神色。

“你们是什么人？”—个蒋军喽罗端着枪威吓彭锁生。彭兴来用手臂挡开他的卡宾枪，喝—声：“你要干什么？”又转身对那个伪军官说：“你们到敝厂来，是为了修船，可你们这位弟兄，好象要吃人呢！”

那胖猪似的军官，嘴里叼着—支美国香烟，斜着—双三角眼把彭兴来上上下下打量了几遍，嘴角露出—丝恶狠狠的冷笑，问：

“看来，你是现在厂里的头儿罗。”

“也可以这么说。我负责……给厂里看门的。这兵荒马乱的当口，哪能不防备着点？”

“我不管你是看门的还是打更的，反正是厂里的头儿。你

给我好好听着！”胖猪装腔作势的指着那艘船说：“船上的主机坏了，你要负责派人立刻修好。要是明天天亮以前还修不好，耽误了我们的紧急任务，那——就拿你问罪，听明白了吗？”

彭兴来心想，你们的紧急任务无非是脚底下擦油——要溜吧，还神气活现个屁！不过这帮灰孙子手里还有着枪，“疯狗临死还要蹬三脚”，不能不防。不如来它一个将计就计，把他们稳住，再想办法对付。他想好主意，便问那军官：“先生，你贵姓？”

“什么贵姓不贵姓，我是团长！”

“哦，是团长。我告诉过你，我是个看门的。但我的老本行倒是修船。你要我修船，也可以，不过，机器究竟坏在什么地方，坏到什么程度，要调换什么配件，有没有备货，……这些，我都不知道，叫我怎么跟你打保票？”

“别噜苏，你不会上去看看？”

“对了，让我上船去看一看，问一问船员……”

“要上船，你们统统给我上去！”

胖猪把手一挥，几个喽罗就端着枪把工人都包围了起来。胖猪狞笑着说：“不把船修好，你们一个也走不掉！”

彭兴来装着要认真检查机器的样子，走下了机舱间。胖猪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后面。船上的轮机长正在拆卸主机的部件。彭兴来大声问他：“机器上有什么毛病啊？”“主轴承烧掉了。”彭兴来惊讶地啊了一声：“有备件没有？”轮机长说：“有备件，也不到你们厂里来了。”彭兴来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好一会说：“好，你带我仔细看看。”说着，两个人就肩挨肩地钻到机器里面去了。彭兴来一看那只烧坏的轴承，心里就明白了。那是

船员们故意把它弄坏的，心里暗暗喊好。那轮机长趁着两个人头碰头靠在一起的机会，悄声说：“老师傅，我们可不能让这批黄狗溜走啊！你明白吗？”彭兴来回答：“你还看不出来？请放心吧！”他故意东摸西摸地磨蹭了好久，才钻出来向胖猪报告说：“主轴承烧掉了，修是可以修的，只怕时间来不及。”胖猪焦急地问：“你说要多少时候修好？”彭兴来说：“如果有现成的配件，到明天差不多……可是现在……”“现在要多久？”“半个月。”

“混蛋！”胖猪突然暴跳如雷了。他指着轮机长和彭兴来虚声恫吓：“你们都是共产党的间谍分子！哼，你们串通好了唱双簧给老子听吗？你们想拖时间，等共产党来了，叫老子走不脱是不是？没那么便宜。老实告诉你们，如果不按时把船修好，老子早已给这条船，也给你们厂准备好了炸药……”

这时，远方接连传来了几声激烈的炮响，那胖猪手上的烟火微微颤抖了几下。彭兴来早已看透他是外强中干，便哈哈地笑着说：“团长，你说我们唱双簧也罢，单簧也罢，不过，你把船炸了，难道坐飞机走吗？”

“你……”胖猪瞪了他一眼，口气软了下来：“你说要半个月才能修好？”

“我的话还没说完嘛。我是说，重新浇铸一只轴承需要半个月，但我估计这种配件，厂里可能有现成的存货。”

“好，快去找来。”

“我这就去。”

“不行！”胖猪又把脸一沉：“你不准走，另派一个人去，我再叫两个弟兄跟着一块走！”

其实厂里哪有什么现成的轴承呢？彭兴来的目的是想借此稳住胖猪，并乘机摆脱这帮匪军的监视，出去和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取得联系。不料这胖猪竟然狡猾透顶，不放他走。

“爹，派我去吧！”他儿子彭锁生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

“你？你不行啊！”

“我行，爹！”小伙子做了一个眼色说：“我可以找阿四叔问呀！”

“阿四”是当年工人称呼新四军的代号。彭兴来一听，知道聪明的儿子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同意了。

彭锁生带着两个匪军下船去了。胖猪团长也离开机舱，到上面休息去了。彭兴来便和几个留下来的匪军聊开了天。有一个蒋匪军士兵惴惴不安地问他：“这船果真能修得好吗？”彭兴来乘机向他们展开了宣传攻势。问他们是否真愿意跟着团长到台湾去。那些士兵当然回答不愿意，他们老家都在大陆上啊！彭兴来就说：“你们不愿到台湾去，那何必一定要等船修好呢？你们听听，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啦！还不乘早把身上的‘老虎皮’脱下来，换上老百姓的衣裳，回老家种田去。”士兵们说：“你说得容易，我们哪来老百姓的衣裳啊！”彭兴来说：“这个容易。厂里那么多工人，要几套旧衣服穿，包在我身上。不是我吹大牛，你们回家的盘缠，我们也可以给凑合凑合，……”

就这样，经彭兴来一个一个做工作，到傍晚时，就有二、三十个士兵溜了船。这一来，那胖猪团长发觉了，他拿着手枪，象一只疯狗似地冲到机舱间来，咬牙切齿地骂了一通，下命令把彭兴来绑了起来。

“混蛋，你把我的士兵一个个地鼓动走了，你果然是个共党分子。”

“团长，你走不了啦！”彭兴来用高兴的语调回答他：“我劝你还是学那些士兵弟兄的榜样，放下屠刀，悔过自新吧。这船，是人民的船，你永远也抢不走了……”

“把他拉上去，崩了他！”

就在这时，码头上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一支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及时赶来了。“缴枪不杀！”的喊声响彻了跨龙江沿岸。在解放军的刺刀面前，那胖猪的手枪啪一声掉在地上，双手乖乖地举了起来。

原来，机灵的彭锁生下船以后，就巧妙地说服了两个士兵，把他们打发去领便服和盘缠。他自己立刻冒着呼啸的流弹，奔向北方，与一个解放军的尖刀班取得了联系。这尖刀班是由一位姓宋的连长率领的，他听了彭锁生的报告，立刻跑步前进，终于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救出了彭兴来，也救下了小客轮和全体船员。

宋连长在解决了厂里一帮残匪以后，在船上的“大菜间”（餐厅）里召开了一次简短的会议，把缴获的武器交给护厂队员，并布置了押送俘虏和解决附近几个工厂的残匪的任务。在会上，彭兴来和宋连长两人突然惊叫了一声，扑到一起，紧紧地拥抱起来。原来，这位宋连长是过去和彭兴来在另一家船厂里做过工的老伙伴。他是那次在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面进行巧妙的罢工斗争的领导者。斗争以后，他忽然“失踪”了，后来彭兴来听说，他到新四军里去了。想不到几年以后，他带了兵打回老家来啦。年青的护厂队员和船员们知道了这个故事，

激动地含着泪花，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大家多么希望宋连长能够跟大伙多耽一会，大家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心意要倾吐啊！但是，紧张的战斗不允许，宋连长开完会立刻又带着部队前进了。大家把他送到厂门口，瞬息间，他那高大矫健的身影，就在隆隆的炮声中，在战火纷飞的烟尘里消失了。

小客轮的船员们从舱底下找出了轴承的备件，很快修好了机器，并把船名改为“晨光”号，投入了繁忙的支前任务。“晨光”这个船名，也深深地镂刻在跨龙船厂的每一个工人的心里。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在这些年里，跨龙船厂的变化有多大，就不去讲了。光说彭兴来父子俩吧，他们都已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彭兴来是全厂闻名的劳动模范，解决重大生产关键的一个能手。他的儿子彭锁生现在已经是船体车间一个先进生产小组的组长，也三十岁出头了。

一九六二年的初夏，传来一个消息，“晨光”号要来厂检修了。彭兴来父子俩一定要求领导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他们一个是轮机工，一个是船体工，正好是“一搭一档”。“晨光”号来厂的一天，他们和许多参加过当年护厂斗争的老工人都到码头上去欢迎，大家对“老朋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啊！轮船靠岸以后，工人们都睁大了眼睛，找寻那些共同战斗过的老船员，但看来看去似乎都是些陌生面孔了。这时候，甲板上出现了一个胖墩墩、笑呵呵，年纪四十多岁，两鬓稍有花白的船员，大家一看，都立刻注意起来了。“啊，他是谁？还记得吗？好象

挺面熟呢。”

不一会，那位老船员走下舷梯来了。大家拥上去仔细一端详，都不由得齐声叫唤起来：“宋连长！”

是的，他就是当年的宋连长呀！

彭兴来和宋连长——不，现在是宋船长了，两个老伙伴又紧紧地握起手来。他们互相拍着肩膀，端详了又端详。

“好啊，我的老伙伴！”宋船长按着彭老头的肩膀问候。他的声音象打雷一般洪亮、浑厚，“日本鬼子的刺刀、国民党反动派的炮火把咱们打散了，现在又见面了！”

“好，好！怎么能不好？你呢，多了几茎白发！”

“白发闪银光，心红精神旺！嘿！……”

宋船长的脾气就是这么乐乎乎的，说起话来，还喜欢夹带上几句顺口溜，“哦，你那个小机灵鬼呢？”

“小机灵鬼，也不小罗！”彭兴来指了指身旁的锁生，锁生把工作手套一脱，挟在腋下，一把攥住了宋船长的大手。

“哎，真是一双造船工人的手，好厉害！”宋船长放声大笑了，“这么说，新一代造船工人已经成长起来了！”

宋船长和前来迎接的工人一一握过手，就由彭锁生陪着到厂部去联系业务了。他一路走，一路向彭锁生打听船厂这些年来发展的情况，看到了那里多了一栋楼房，那里新铺了一条大道，都感到兴高采烈。他也详细地询问了彭锁生家庭情况，住在什么地方。彭锁生便邀请他在修船期间住到他家里去。因为他听说船上其他船员都在本市有家，独独老宋的家远在山东乡下。宋船长却连连摇手说：“用不着，用不着，我在船上有个窝，挺好！还去麻烦你们干啥？”锁生笑道：“一修

船，说不定就要把你那老窝拆啦！”老宋说：“那就在你们工人的工具间借一角宝地，搁张铺不就行了？”锁生说：“工具间里面又潮湿，又吵闹，怕睡不好。”老宋笑了：“我这个人就是不怕闹，也不怕湿，头上打大炮，照样睡大觉，哈哈……”锁生笑道：“宋船长还和从前在部队的时候一个样，没变。”老宋指了指一旁墙上那条“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字标语说：“不能变啊！蒋匪帮不是在叫嚣要‘反攻大陆’吗？我准备着随时上前线去呢！我复员的时候，上级问我有啥想法，我说：‘当兵当多年，走北又闯南，解放全中国，心比铁石坚。今朝要复员，老宋心不甘。’领导上说：‘不要紧，现在让你复员去当海员，先学会航海的本领，将来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解放台湾，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我这才同意复员的。不过，锁生啊，这些年来，我在海上看看去，总觉得心里有点不是味儿，咱们的船，特别是大船，太少啦！你们虽然是小厂，为什么不能大干一番，多造几条大船呢！”

“这个……”彭锁生听到这句话，心里不由得猛地一沉。造船工人怎么不想多造船，造大船，大干一番呢！可现在好象总是不上劲儿。厂里的气氛也是叫人闷得发慌。这两年，造的船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修的船倒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都是从外国买来的船。船体车间，到现在还是一个烂摊子，前几天，他还听车间主任符丹林说，上面来了个什么“长”，认为跨龙船厂那个烂泥船排对现代造船工业毫无用处，应该干脆拆掉。把船体车间改成一个叫什么“托辣斯”的辅机厂。虽然因为厂里大多数工人和干部都不赞成，这个建议没有付诸实施，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可说不上来啊！他只是抓住宋船长的手，